

藝文上卷之十七

咫尺瞻天天文是耀綸綍下頒謨猷上告大訓  
河圖昭哉同寶惟此一隅亦傳儀表朗若列星  
希光二曜志藝文上

宸章

三代後詔令莫善於漢京西京渾厚東京雅馴  
文中子至欲取以續書若有韻之語可希雅頌  
者則以唐貞觀開元御製爲最惜乎漢唐令主  
治匪純王雖烜赫流傳究未得與書詩相表裏

洪惟

歷聖相承咸五登三陵唐鑠漢所以布告中外者一本

至誠惻怛之心卽偶焉吟咏同符載歌而畿輔

近地荷日月之照臨仰星雲之爛縵洵乎天下

文章莫踰於此矣敬錄有關寶坻者爲藝文冠

慶近光也

順治元年

登極

詔曰我國家受

天眷佑肇造東土

烈祖邁圖鴻緒

皇考彌廓前猷遂居舊邦誕膺

新命追朕嗣服雖在冲齡締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  
氛游熾極禍明朝是用托重親賢救民塗炭乃  
方馳金鼓旋奏澄清旣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  
公列辟文武羣臣暨軍民耆老合詞勸進懇切  
再三乃於今年十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清定鼎燕京  
紀元順治編維峻命不易創業尤難况當改革  
之初更屬變通之會爰乃酌古準今揆天時人  
事之宜庶幾吏習民安彰

祖功

宗德之大所有合行條例臚列於左

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

諭戶部朕纘承

祖宗丕基又安天下撫育羣生滿漢軍民原無異視務  
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  
地圈給旗下以致生民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  
苦已極深爲可憫以後圈佔民間房地著永行  
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還民間爾部卽  
速通行曉諭昭朕加惠生民至意至於旗下無  
地亦難資生應否將古北等口邊外空間之地  
撥給耕種著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諭戶部朕撫御方夏愛養黎元早作夜思勤求治理  
閭閻疾苦無時不深軫念欲使民生樂業比屋  
豐盈惟當已責蠲租萬姓得沾實惠直隸地方  
頻遇旱災小民匱乏宜加恩恤順永保河等處  
圈占地方應徵康熙二十一年地丁錢糧已經  
詔行蠲免所有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  
地丁錢糧盡與豁除其順永保河未經圈占地  
方及真順廣大等處康熙二十四年應徵地丁  
各項正賦俱著免三分之一爾部速行該地方

官通行曉諭務使人人得被膏澤以副朕勤恤  
民隱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溷私行重徵  
者或經叅奏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爾部卽  
遵諭行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近要兒渡決口及天津以南此二處其相  
視河之故道可開河或達之海或達之大河者  
其識之於十月間奏聞當遣人往視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所屬地方今  
歲水潦傷稼三農歉收朕巡幸所至徧加諮訪  
聞高阜之產尙有秋成而卑下之田被潦者多  
計所收穫不能相敵雖經勘災頒賑不致仳仳  
失所而須辦錢糧若仍行徵取則民力匱乏難  
以輸將朕心深切不忍著將四府康熙三十五  
年地丁銀米全與蠲免用示寬恤其霸州雄縣  
香河寶坻四處皆有水道可以轉輸每處著發  
米一萬石各差司官一員齎往照彼地時價減



值發糶以資民食著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均  
沾實惠副朕軫念災黎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諭戶部朕恭膺

天眷祇承

列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厯懷至治宵旰靡寧幸  
際海宇同風邊隅嚮化遐邇中外帖然衽席之  
安者是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祐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祚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  
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倦  
倦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  
先政在養民蠲租爲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灾  
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  
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  
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通共會計已逾  
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

恩澤不施及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  
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  
旅饟饋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  
蠲之儲蓄爲頻歲渙解之恩膏朕之蠲免屢行  
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  
來省方時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  
生計靡不周知而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  
承平旣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  
不給理有必然朕洞矚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

敷仁用甦民力明年爲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  
恩以及吾民原欲將天下錢糧一概蠲免因衆  
大臣集議恐各處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  
遞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自明年始  
於三年以內通免一週俾遠近均霑德澤夫地  
方大吏以及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均休戚者  
也誠克體朕孳孳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  
牟朘削則閭閻咸得衣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爲  
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豈非昇平樂利之盛事歟

爾部移文各督撫諭旨到日卽刊刻頒布徧示  
窮簷令咸知悉

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諭戶部朕御極以來念切民生時勤宵旰凡巡歷所  
至必以編氓疾苦備悉諮詢蓋欲比戶之蓋藏  
恒裕三時之水旱無虞斯民氣和樂肆成豐亨  
豫大之休也頃者朕巡行口外終過三河等州  
縣暨永平府交界地方見今歲秋成豐稔米價  
稱平惟是去年雨水過溢田畝間被淹沒朕深

加軫惜蠲賦平糶轉漕分賑貧民使不致失所  
今者雖復有秋然僅足支一歲之用恐來年之  
輸將尚多難繼是必再沛恩膏始可大培民力  
著將順天永平兩府所屬大興宛平通州三河  
密雲薊州遵化順義懷柔昌平寶坻豐潤平谷  
玉田良鄉涿州武清永清香河霸州大城文安  
固安東安房山保定延慶梁城盧龍遷安樂亭  
灤州撫寧昌黎山海等州縣所衛康熙五十六  
年地丁銀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兩零米

豆高糧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六石零草九萬四千九百五十束零俱通行蠲免所有歷年積欠銀九萬三百九十六兩零米豆高糧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五石零草八萬四千四百七十束零亦併與豁除爾部行文該督嚴飭所屬實心奉行俾遐村窮谷均沾德意倘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行徵收者察出定行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行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

諭內務府直隸省州縣亦可與爾衙門文移往來如  
莊頭人等有在州縣地方生事者著該州縣官  
員竟行呈報爾衙門爾等查問訓飭若不悛改  
卽行斥革著行文直隸巡撫凡有皇莊州縣地  
方遍行曉諭至各莊頭交糧時須逐一查問將  
生事之人嚴加訓飭不肯悛改者卽行斥革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直隸九府今秋歲登大有惟霸州東安大城武清  
玉田寶坻梁城所七州縣所地畝稍被水傷朕



卽諭巡撫李維鈞將倉糧發賑今李維鈞奏請  
將七州縣所被水村莊本年錢糧緩至雍正三  
年麥收後帶徵但念此小民生全初遂若將今  
歲錢糧歸於明歲帶徵則新舊之賦輸納於一  
年之內物力維艱勢難兼顧夫百姓雖登樂利  
猶資惠養有方爾部行文該撫著將霸州等七  
州縣所被水村莊雖未成災今年應徵錢糧內  
或應有蠲免之處詳查定議具題務紓民力以  
副朕軫念黎元至意

雍正四年十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以強凌弱勢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因而相習於強悍之風不知悛改而風俗不能臻於淳厚朕勵精圖治欲四海之廣道德一而風俗同況輦轂之下首善之區尤當整飭化導以爲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御史各差二員令其巡查八府地方凡旗下告退之官員及在屯之莊頭內監之族戚與在籍之鄉紳衿監倘有不安

本分凌虐良民不畏官吏恣行暴悍者或卽行懲治或具本叅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查訪有應在本地方歸結者卽會同地方有司秉公歸結有應奏聞者卽行奏聞務使豪強斂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其如何遣官分巡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

諭旗民均屬一體地方官審理事務只當論理之曲直分別賞罰不當分別旗民此本內奏稱將旗

人遽行杖責亦屬違例等語朕不知向來有旗  
人不准地方官杖責之例著該部查明具奏知  
縣冉裕斐係奉行之員本無過失該督將伊叅  
奏解任甚屬不合著將本擲還烏雲珠撞轎情  
由及杖責時曾否自供履歷之處著該督審明  
具奏

雍正六年十月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爲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登豐稔  
民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帶徵之錢

糧若令間閏之間新舊並納雖逢豐稔之歲而民力未必寬然有餘因思歷年帶徵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也明年額徵之項乃衆民之所輸將也若欲使小民共被恩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則比戶可以均霑查直隸額徵地丁等項二百四十三萬餘兩本地支銷俸工及兵餉驛站等項應給銀二百零二萬兩其應起運者計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著將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內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

兩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所屬州縣一體敬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嘉惠畿輔之至意倘官吏等私自多徵朦混中飽或地棍等包攬侵蝕作弊藏奸又或有司奉行不善使百姓不得均霑實惠經朕訪聞必重治其罪並將總督司道等嚴加處分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

諭聞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遠卽如宣

化府懷安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宣  
化萬全者有人地俱在宣化萬全而寄糧於懷  
安者更有現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  
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  
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  
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朕之所  
聞如此著直隸總督詳細確查若果有此等應  
作何更正改隸之法著該督悉心妥議具奏再  
直省如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亦詳查

酌量定議具奏

乾隆二年四月十八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今年春夏以來京師畿輔雨澤稀少而山東地方亦有缺雨之郡縣朕亦屢降諭旨多方籌畫以爲先事之備今思節近小滿甘霖未降麥秋料已失望民心未免惶懼除已經降旨緩徵外著將直隸通省今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七十萬兩山東通省今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一百萬兩俾民力寬舒民氣愉暢如將來仰蒙



天祐霖雨普施秋成不致歉薄則閭閻霑朕格外之  
恩亦加惠元元之誼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者嗣後如得雨稽遲有妨農事則應行賑恤等  
事仍應加意辦理毋使一夫失所該督撫當仰  
體朕宵旰焦勞惠普黎庶之心督率有司敬謹  
奉行務使小民均霑實惠并出示通行曉諭知  
之

乾隆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朕念切民生時厯宵旰或各省督撫陛見或遇

寶地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三  
司道各員請訓務以編氓疾苦備悉咨詢惟期  
海隅蒼生培固元氣庶臻家給人足之風比年  
以來畿輔地方屢遇歉收而江南舊年被旱尤  
甚此皆朕之不德以致

上蒼示警遂使吾民有乏食之虞朕甚恤焉今幸賴  
上蒼恩祐各省春雨頗周足資耕種今念三省之民  
幸有以安其心尙未能復其舊其被災處所旣  
已蠲賑頻施屢頒諭旨茲當開徵之期在被災  
者固屬艱難而未被災之地同在一省雖有輕

重之分而乏食受困則一用是特頒諭旨將直隸總督所屬今年地丁錢糧蠲免九十萬兩蘇州巡撫所屬今年地丁錢糧蠲免一百萬兩安徽巡撫所屬今年地丁錢糧蠲免六十萬兩該督撫務將朕旨家喻戶曉俾閭閻均受實惠庶幾和氣致祥以仰答

上天之恩而培民生之本倘有貪官污吏借端苛索或私行徵收者該督撫不時察叅該部卽遵諭

行

乾隆七年四月十三日奉

上諭八旗漢軍自從龍定鼎以來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其出仕當差者原有俸祿錢糧足資贍贍第閑散人多生計未免窘迫又因限於成例外任人員既不能置產另居而閑散之人外省卽有親友可依及手藝工作可以別出營生者皆爲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軫念朕思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

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并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勲歷世既久自毋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他省者朕意欲通融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愿收歸原籍者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者准其仍舊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

此內如有世職仍許其帶往一體承襲其有原籍並無依賴外省亦難寄居不愿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所有原籍歸民籍與移居外省者無論京外官兵開支俱限一年內具本管官查奏如此屏當原爲漢軍人等生齒日繁爲籌久遠安全之計出自特恩後不爲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亦非爲國家糧餉有所不給可令八旗漢軍都統等詳悉曉諭仍詢問伊等有無情愿之處具摺奏聞

乾隆十年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我朝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無時不加意培養元元以期家給人足百年以來薄海內外物阜民康共享昇平之福朕臨御天下十年於茲撫育蒸黎民依念切躬行儉約薄賦輕徭孜孜於保治之謨不敢稍有暇逸常守節用愛人之訓凡以爲民也今寰宇敉寧旣鮮糜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所有解部錢糧原爲八旗官兵及京員俸餉之所需

計其所給較之宋時養兵之費猶不及十之一  
二至於各處工程爲利民之舉者亦祇取給於  
存公銀兩卽朕偶有巡幸賞賚所頒亦屬無幾  
是以左藏尙有餘積數年來直省偶有水旱朕  
加恩賑濟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撫  
綏安插計費帑金千餘萬兩凡此皆因災傷補  
救而沛恩澤者朕思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持盈  
保泰莫先於足民况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聚  
於上卽散於下仰惟我



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賜復之詔史不絕書又曾特  
頒

恩旨將天下錢糧普免一次我

皇考旰食宵衣勤求民瘼無日不下減賦寬徵之令如  
甘肅一省正賦全行豁免者十有餘年此中外  
所共知者朕以繼志述事之心際重熙累洽之  
候欲使海澨山陬一民一物無不均沾大澤爲  
是特降諭旨將乾隆丙寅年直省應徵錢糧通  
行蠲免其如何辦理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

卽速定議具奏 以上

詔諭

維

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九月丙戌朔越二十三日

甲戌

皇帝遣太常寺同寶坻縣知縣

諭祭故岷州撫民同知今贈陝西按察司副使杜懋

哲之靈曰烈士殉名齋志以歿忠臣報國搢軀

以從爾岷州撫民同知杜懋哲貞毅銘心丹誠

秉性值小蠶之忽變厲臣節以彌堅矢死不回  
甘櫻賊刃可謂烈矣訃音來上悲悼良深特賜  
祭一壇造墳安葬爾靈不昧其歆承之

維

順治十一年歲次甲午十一月朔

皇帝遣順天府府尹閻印同寶坻縣知縣方之璧

諭祭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杜立德父杜守禮母

張氏繼母張氏之靈曰人臣著靖共之績移孝

作忠

朝廷弘錫類之仁因情廣愛爾杜守禮乃吏部左  
侍郎杜立德之父賦姿秀善蘊德端方揆藻贊  
宮蚤歲擅通儒之譽棲心邱壑晚年高大隱之  
風爾子佐朕銓衡克勤職守未遑定省抱恨終  
天朕用悼焉特賜祭一壇減半造塋立德母張  
氏繼母張氏偕號賢淑例得並祭用頒牲醴式  
賁鉉扉爾其享之

維

順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皇帝遣太常寺呼喇哈番柯尼

諭祭故拖沙喇哈番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曹爾  
素之靈曰鞠躬盡瘁者臣子之芳踪卹死報勤  
者國家之盛典爾曹爾素居心敬慎任事辛勤  
効力綸扉才能茂著及夫禦敵衝鋒卒能捐軀  
報國朕甚悼焉特授爲拜他喇布勒哈番頒之  
牲醴用慰忠魂靈如有知尙其歆享

維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十三

皇帝遣禮部儀制司郎中加四級于珩

諭祭誥封榮祿大夫都督僉事管崇明提督總兵官  
事加二級劉世則之靈曰朝廷恩隆錫類臣子  
誼切揚親爾劉世則乃江南崇明提督劉兆麒  
之父克培先德善啓後人爾子服官歷有年所  
家聲丕振國典宜優特頒祭墓以慰幽魂爾如  
有知尙克歆享

維

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皇帝遣順天府府尹劉元慧

諭祭原任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太子太師加  
二級諡文端杜立德之靈曰朕惟國重元臣股  
肱攸寄苟勤勞素著克佐謨猷則生有爵賞之  
榮歿有褒崇之數所以酬庸章德典至隆也爾  
杜立德恪慎居心篤誠勵行初登垣掖常奉職  
以靡愆游歷卿曹益矢公而匪懈朕嘉乃績特  
簡鈞衡正色論思每確持夫國是殫心獻納克  
表率乎官常秉審諤之風規有體有要著溫恭

之儀範不激不隨適當致政之年遂有懸車之  
請永懷雅度彌冀遐齡詎意抱疴倏聞奄逝憶  
芳型而考實用錫嘉名稽常典以明恩宜膺備  
禮嗚呼老成徂謝實深懷舊之思休命寵頒庶  
展厚終之義爰申奠醊尙克歆承

維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十月戊戌朔越十二  
日己酉

皇帝遣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加二級白良瓚



諭祭誥封光祿大夫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三級劉兆麒之靈曰朝廷弘錫類之恩典均  
存歿臣子著靖共之節榮被庭闈爾劉兆麒乃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劉殿衡  
之父爾子歷任有年勤勞素著推原家訓宜賁  
彝章祭葬特頒以光泉壤爾如有知尙克歆享  
維

乾隆元年九月十二日

皇帝遣直隸承宣布政使張鳴鈞賚敕

諭祭誥封承恩公額宜騰之靈曰朕惟恩隆戚里宜  
上溯於本源誼篤懿親必遙推夫世德緬滋培  
之有自賁榮寵以方新凡以昭懋典重殊施也  
外高祖額宜騰賦性樸誠秉資醇謹生際光昌  
之運奮跡從王躬逢耆定之朝矢志致主旣含  
章於聖世更積善於高門外高祖母龍氏早佩  
女箴夙嫻內則芳椒毓德相夫著淑慎之儀禮  
法垂型宜室協溫恭之度歷三傳而鍾

聖母合萬國而奉

慈闈仰體

孝思式頒異數冠崇班於五等華誥焜煌揭幽隧於千  
秋豐碑聳屬聿展尊崇之義用申眷渥之懷於  
戲桓圭偕象服交輝光生琬琰馬鬣藉龍章煥  
采色壯松楸永垂奕禩不亦休歟

維

乾隆元年九月十二日

皇帝遣直隸承宣布政使張鳴鈞賚敕

諭祭誥封承恩公吳祿之靈曰朕惟緬令德以揚芬

爰徵世緒考彙章而尊顯特闡前徽念積累之  
詒謀用旌揚於錫命凡以賁殊恩示來許也外  
曾祖吳祿躬修自勵素行克敦承醇謹之家風  
式循矩矱表譽髦之邦彥無忝圭璋凜忠孝於  
生平飭義方於子姓外曾祖母喬氏賦性柔嘉  
秉心溫惠叶玠璜而謹度內政惟修飭筐筥以  
傳徽閨型彌著福瑞特鍾於再世

母儀隆示於萬方仰承報本之恩肇舉崇先之典晉茅  
封於帶礪爵冠魏階被象服於山河班躋首列

紀青珉而著美播彤管以流芳於戲澤渥重泉  
溯嘉祥於燕翼恩敷奕葉衍綸綍之龍光式廓  
高閎垂休戚畹不亦休歟

附  
明英宗諭祭右副都御史芮釗母文

天順四年皇帝遣順天府通判張瑄賜祭右副  
都御史芮釗母太孺人陝氏曰惟爾早以淑質  
宜其室家婦道母儀族黨是則克成厥子致位  
顯榮特授恩榮安享諒養胡爲嬰疾倏爾云亡  
爰申禮儀遣官諭祭復命有司爲營葬事爾其

有知庶克歆服

明英宗諭祭右副都御史芮釗文

天順七年皇帝遣順天府府丞國盛賜祭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芮釗曰卿資稟剛方才猷茂  
著剔歷中外亦既有年比者擢自方伯進貳都  
臺使巡撫於邊郵用贊畫於軍旅而能恭勤夙  
夜不憚險夷止狡寇之南侵寬朕憂於西顧嘉  
此忠勤方切任用豈期一疾遽爾云亡訃音來  
聞曷勝傷悼特茲遣祭用昭寵恩靈其如在尙

其歆服

以上

諭祭文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御製賜大學士杜立德旋里

十載資賢佐勞深致太平訐謨留紫闥風度重  
丹楹方倚鹽梅畧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  
冕有餘清

乾隆七年九月十一日

御製直隸秋收倍常憑輿有喜因示衆官

撫字心勞爾我同西成欣閱異車攻應籌教化

緣加富莫弛憂勤恃屢豐路不拾遺非邳治

不路

拾遺美政也而有僞爲者故云野多滯穗始淳風清時不貴催

科巧休養還期盡爾衷

附

明英宗賜右副都御史芮釗清暑歌

一氣流行苦煩暑烈日炎炎遍寰宇大地鬱蒸

不可當羣生聚處汗如雨朕心雖愛夏日長念

此惻然如有傷天能生物不能遂君能遂之功

非常爲君固宜盡君道左右殷勤不可少眼前



酷熱何以清惟有聚扇可揮掃嘗聞前代聖賢  
君製扇不動心則勤或爲五明開視聽或爲雉  
尾驚傳聞君於天工貴有補因時制宜何必古  
牙骨攢成若羽張錦箋裁就如月吐一握清風  
時見臨殊覺爽氣生胸襟除却薰熯過三伏初  
亦不違天地心 以上

御製詩

奏議

自古太平盛業皆資名臣之贊襄蓋九重遼夏

民隱難周有爲剴切而上陳者則情不隔膏不  
屯矣計邑前代嘉言讜論當自不乏特舊志闕  
耳若劉英以言事亢直解官高敏學以糾趙文  
華予杖又如袁黃之疏免浮賦高承埏之疏寢  
剝船皆其卓卓大者而竟隻字不傳惜哉惜哉  
然猶可諉曰遠至

國朝奏疏亦概從畧又何說也予爲搜輯而存之  
并詳議之有裨民生者亦附入庶曉然某事以  
某言行某事以某言止卽後之留心民瘼者亦

知所效法焉

請還新圈地畝疏

給事中

趙之符

武清人

臣  
恭繹

上諭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艱務期加意撫綏各俾安居樂業

德意至厚也竊惟今日小民之失業者無如近畿州

縣新經被圈地畝之苦念直隸地方甫經去歲

水旱之餘蒙我

皇上目擊顛連曲加拯恤賦稅全蠲多方賑濟乳乳

子遺始獲存活以至今日因而揭借種資竭力  
南畝惟冀二麥告登庶可少延殘喘不謂青苗  
在地驟然圈給旗丁東作徒勞西成絕望尺地  
一椽皆非所有流離轉徙民命奚堪求如

上諭所云安居樂業曷可易得耶伏查

世祖章皇帝於順治十年奉有以後民間地土房屋不  
許再行圈佔之

旨比因八旗地畝水冲沙壓往往另圈撥給在

朝廷優恤旗兵良非得已但目今換給之舉有不必

以圈佔苦民者竊見戶部請

旨一疏所開八旗應換地畝約有三萬一百餘晌通計不過一千八百餘頃據稱應取每壯丁退出一晌之地及內務府退出地畝撥給如地畝不敷將與滿洲地界相連民地取撥業經奉

旨依議在案該部理應備查各旗壯丁退出一晌之地統計若干頃可以撥給內務府之地統計若干頃可以撥給將二項地畝與應換給之數對算能抵與否如果不敷再議酌圈乃曾不通盤

寶坻縣志 卷之十一  
三  
打算未見實有不敷之處一經請

旨俄而此縣報圈地矣俄而彼縣又報圈地矣間與  
滿洲地界相連者已經圈給矣卽與滿洲地界  
相遠者亦復圈給矣自春徂夏圈撥靡已比屋  
之婦子莫措田間之雞犬靡寧念小民辛勤播  
種二麥將次成熟一旦取其地而驅其人奪其  
口食而使受饑餓豈我

皇上多方存恤加意生全之赤子而寧忍其嗷嗷莫  
救坐斃於溝壑耶伏請

特沛德音諭令新圈地畝盡行歸民復業其換給各旗仍應於每壯丁退出一晌之地及內務府退出地畝照晌撥給假以農時已逾未便分撥仍應照原地晌數扣給澇糧在

朝廷不過減太倉之數粒而入旗兵食不苦有不繼之虞億萬災黎復邀有生全之幸更祈

頒諭中外永不再圈民地庶百姓從此安居樂業

皇仁普被於無疆矣臣從畿輔民生疾苦起見字稍

逾額如有可採統祈

睿鑒施行

直陳旗民圈占疏

總督

朱昌祚

山東人

竊見七旗具告當年圈給近畿州縣地土內有

水磧不堪積荒難種蒙

皇上軫念旗下艱苦特遣都統貝子溫齊等遍歷州

縣村莊將原給各旗地土勘明可以耕種及不

堪荒棄並鑲黃旗地比別旗地甚不堪者分別

具疏請

旨乃荷



皇上洞鑒

勅部查議將鑲黃正白兩旗地土房屋酌議圈換專

責戶部尙書臣蘇納海侍郎臣雷虎會同臣與

撫臣王登聯商議圈丈臣奉文星馳住劄薊州

野外露處帳房每日督率道州各官公同部員

旗下章京牛录從城壕邊圈起由近至遠照牛

录所管披甲壯丁次序晌畝將房地逐一圈丈

迄今將及一月茫無就緒蓋其挨圈過地畝仍

有肥瘠不同各旗官丁視擇厚薄相持不決而

被圈夾空民地百姓又哭愬失業殆無虛日  
臣  
目擊旗民並困情由不敢不據實剖陳於

皇上之前仰祈

睿裁採納臣之愚悃也伏念直省州縣田地之磽薄

膏腴賦稅之上中下則原自異同豈能盡美都

統貝子溫齊等親勘七旗舊給地畝同村共井

之內卽有肥瘠參差分別甚明祇因鑲黃旗下

地畝甚不堪酌議更圈又以正白旗下地畝當

日分撥不符

祖制次序故令兩旗更正地土欲期相安垂久之策也但臣見鑲黃旗行圍正白薊州地畝皆啾啾

有辭其情不一或因新圍地土瘠薄反不如舊

得原地肥美者或因本旗舊地不堪今圍得新

地仍最不堪者間有所得舊地薄而新地厚者

承受無言矣其有所得舊地厚而所換新地薄

者觀望吁嗟矣臣窺旗下本意口雖不言心實

不樂有此易地之舉卽今勉強撥給或苟且隱

忍難必其異日不出而告苦又如今日重煩

皇上一番之經畫也臣因親閱薊野地畝窪下者多

若遇水澇甚於他區別州縣臣未能周知若薊

境肥地原少茲又奉

旨清除

朝廷莊頭並投充納錢糧莊頭及包牛录及額駙下

莊頭等項地畝俱准免圈外則所存瘠薄者多

無怪乎其相率愁歎苦形於色也今初圈鑲黃

旗地畝人心如此至圈正白旗地土又概可知

矣臣思安土重遷事非所願况兩旗滿洲蒙古

烏金超哈各官及披甲壯丁原分得舊處莊地  
房屋二十年來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墳墓在  
焉一旦因更易房地豈能互相移徙又值此隆  
冬各旗都統同章京牛录帶領披甲壯丁沿鄉  
遶村棲止廟宇草舍曠日持久守候行圈而窮  
兵裹糧食盡不免饑寒種種情狀難以盡述此  
旗下困於易地之苦情也臣又見州縣百姓自  
聞奉

旨圈佔夾空及開墾成熟民地所在驚皇奔愬自臣

露處野外以來每日據士民環門哀籲有稱州  
縣熟地昔年圈去無遺今之夾空地土皆係圈  
剩荒蕪窪下年來招墾成熟當差辦稅者有稱  
關廂大路鎮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應墊道搭  
橋擺渡修塘以供

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經被圈  
地之家卽令搬移別住無從投奔者有稱時值  
嚴寒扶老攜幼卽遠徙他鄉又恐地方官疑以  
逃人不容棲止者有稱祖宗骸骨父母邱塚不

忍拋棄者哀號乞免一字一淚臣雖一一慰諭  
第閱其情詞失業可憫覩此景象繪圖難形此  
又百姓困於圈地之苦情臣職在安民而民隱  
至此分所當言曷敢壅蔽不以上聞乎若兩旗  
更換地土出自

廟謨非臣可得越職言事惟是臣遍察薊州及廣詢  
遵化等應換州縣壯丁投充地畝并夾空民人  
耕熟地畝自本年秋收之後一聞奉

旨圈換盡數拋荒不耕方員四五百里今冬二麥全

無播種明年初夏安得有秋且時已仲冬雖各  
官現在分途丈量約計行圈竣事難以定期明  
春東作又必失時則來年秋收又難望矣京東  
郡邑旗下換地兵丁州縣失業窮民合而言不  
下數十萬田地荒蕪糧草盡絕資生奚賴豈無  
挺而走險者萬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責任所關  
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聞乎臣忝爲  
朝廷封疆大吏奉

命會商圈丈地土旣見旗下民人並困如是明知不



言冥心坐視則大負

皇上任使鴻恩此臣義所不敢出也故用避斧鉞據

實冒昧披陳恭請

皇上斷自宸衷毅然停止庶俾旗下官丁各遂所願  
得以仍守故土而不致有後來告苦瀆擾事端  
所係匪淺也至於京東州縣一十二城老幼  
男婦億萬生靈獲免流離播遷皆沐

皇上浩蕩全生之德奕世無疆矣其部覆都統貝子  
溫齊等勘實鑲黃旗甚不堪地畝若遇旱澇荒

年應否少加優恤伏乞

勅部確議定奪非臣所敢擅議也

分圈路南地土疏

巡撫

王登聯

奉天人

臣奉

命與三省督臣隨部堂臣圈換鑲黃正白兩旗地畝

房屋

臣

單騎減從星夜前行於十月十八日抵

通州會同商撥事宜十九日至三河縣公議戶

部尙書臣蘇納海督臣朱昌祚分圈大路迤北

薊州遵化遷安等處侍郎臣雷虎同

臣

分圈大

路迤南玉田豐潤開平灤州等處

臣

隨同部臣

東行見所在田地極目荒涼民間之待圈者寸

壤未耕旗下之待圈者半鏹未下夫大小二麥

爲續食之膏明歲春夏當青黃不接之際目前

旣無墾種將來當復何望滿漢並因此其一端

也二十四日霜宿玉田同各梅勒周行相視地

土皆多低窪沙薄不堪耕種越三日至豐潤遍

踏各村之地大半亦屬不堪遂於十一月初六

日復回玉田乃自玉田西界曲河頭初下圈起

甫施一圈而旗下官丁各有異說咸謂此地非山崗石磧則河淤嫌鹵舊給之地美惡各半令我們養馬披甲給我坡溝薄地相與爭執不肯承受此其一端也又民間所有夾空地土四散零星不成片段難以足一甲喇一半畝之响數又有舊圈內房屋多而今圈內房屋少者有此地內房屋可居而彼地內房屋破壞者一經移換則舍舊謀新糧米柴草必花銷大半器具什物必拋損許多語云搬房三年窮此其一端也

蓋自十月十九日距今十一月十五日地之好  
歹迄無定見人之從違茫無決擇風聞撥什庫  
等赴京控稟本旗都統不知本旗都統作何動  
定於是復由玉田豐潤而東再隨部臣等相度

臣思 畿輔田土大率西北高而東南下 畿

東田土北多山南海濱大率北高而南下開平  
灤州地勢瀕海河流洄沓其中未必盡屬肥饒  
則再行相度必費時日况下圈之後更未知爲  
何如乎斯 臣所見聞於旗人之情形如是也至

百姓苦楚之情形則有難於見聞者自圈地之  
信一傳知舊業難守有米糧者已糶賣矣無積  
蓄者將轉徙矣樹木折爲柴薪雞犬咸已變易  
矣婦子老幼環泣馬前云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圈丈分所宜然棲泊竟無處所後來撥補認退  
不知何方眼下雪霜載途懼填溝壑將往奔他  
境而逃人令嚴誰容住址仍僦集本土而人稠  
地窄難以賃居又有謂丁地相依地去而丁不  
除賦稅免而徭尙在餬口無資必虧課額至

所往來玉田豐潤一帶遞呈士民不下千百額  
云邦均別山采亭橋鴉鴻橋窩洛沾林南倉洪  
橋張各莊中門莊豐登務白官屯左家務胥各  
莊豐臺等處以及近城關廂皆衝要大路自順  
治三四年兩次大圈地土雖撥城關集鎮奉

旨獨留今若概行圈房必至星散其廢民間之生意  
尙小若

皇差

陵工運石載料誰爲填築搭橋修路挽拽之夫朝貢

使臣誰任匍匐供應之事計其所關似亦非渺  
矣夫循制易地非臣所敢臆測但以旗人之情  
形如彼萬姓之情形如此臣知而不言是壅於  
上聞也言而不盡非抒誠體國也豈

皇上授臣封疆之重寄與微臣任事勿避之本心哉

臣初欲與三省督臣合詞具題但圈換之役

既分路南路北臣謹將路南情形冒昧據實密

陳仰祈

皇上勅部臣從長酌議將兩旗作何贍恤之法俾各



安舊業而 畿東億萬姓庶得藉此以免播遷  
則交頌如天永戴

聖澤矣

敬陳 畿輔民情疏

御史 陸龍其 平湖人

竊 臣 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

佐

聖治之萬一顧 臣 官 畿輔者久知 畿輔之民情

敢先爲我

皇上陳之 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  
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  
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  
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  
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尙未也 臣觀自

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

不免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  
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

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

臣

見上年直隸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

各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升  
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  
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  
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  
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  
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  
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  
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

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  
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  
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伏乞

睿鑒施行

陳剝船苦累疏

趙之符見前

竊惟

國家創制立法取其便民也尤期不病於

國未有上下交受其弊而狃於成法相沿而莫思  
變計者如今日近畿州縣之運漕剝船誠有可  
議焉查近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計  
一州五縣額設剝船六百餘隻悉隸直隸總督  
倉場衙門每船一隻給地十頃免納正項錢糧  
以應船差名曰按船給地實則照地僉船立法  
未嘗不善但奉行既久種種未便以致民累滋

深臣請爲我

皇上悉陳之念小民應船旣給以地則凡造船有費  
駕撐有費水手工食有費篷桅蓆片有費凡一  
船日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之中則三時力作  
勢不能分身河干以應公家之務卽欲一意亟  
公又不能竭力田間以辦終歲之需此其不便  
於民者一也至各州縣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  
河下僱覓民船代爲應役計一船之費一年約  
用價銀五六十兩揆之原地納糧頓增一倍而  
河下游閒之徒嘗藉之以邀利及至接運漕糧

往往有盜賣攙和之弊甚有盜賣將盡故爲傾覆其船者迨經運官查明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方賠償以致傾家蕩產賣男鬻女苦無可控此其不便於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剝雖在倉塲衙門而領船船戶實在天津鈔關部差統轄之每歲河水未泮之日部差催提如雨以致船戶往返千里匍匐赴津彙齊過堂查點因而差提有費過堂有費守候有費種種苦累難以罄舉此其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連年



水旱災荒凡納糧之地例得邀

恩照被災分數蠲免至一應船差卽被災甚重顆粒無存不敢不竭蹶以供一年之役同屬

朝廷赤子同一被災地畝而應船者遂不得與納糧者一例沾恩此其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業已圯撥補於他州縣遠者千餘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徵取地租行旅已自告艱乃尙有徵租不起逐歲淹留異鄉流離不可勝計而州縣按名解船訪無正戶以致株累親族破產

賠墊代爲應役此其不便於民者五也况剝船  
之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而河道順利則  
船雖設而不用而領船人役猶全勒地戶一年  
之僱價是以

朝廷正項之賦稅小民終歲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閒  
者之坐食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六也  
查見在照地應船有數家共應一隻者有數十  
家共應一隻者以地多者爲應船正頭而地少  
者朋當之往往窮民不能應役棄地而逃一戶

逃亡衆戶爲之賠累數戶逃亡則賠累更自無窮竊恐窮民賠累愈深相率而逃則田地多致拋棄而船差亦無著落是欲以速漕而反以悞漕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七也且每船一隻蒙

皇上軫念苦役每歲仍給水腳銀十餘兩計船六百餘隻約費庫銀五六千金查每船剝運僅可容載百石卽遇河道淺阻之日以河下見僱民船剝運計時價估之遠者不過五六兩而止况遇

河道順利之日又不煩剝運乎何竟以

國家正項之額稅又重費帑銀之頒給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剝船以重爲民累耶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八也種種滋累上下交弊不圖變計害將安底以臣愚計之各州縣剝船六百餘隻計地不下六千餘頃按畝定賦照原額每畝二分五釐起科約可徵銀一萬五六千金較之河下見僱民船運價抵文有餘伏請

勅下該部行查各州縣應船地畝若干合無令各州

縣悉照額糧催徵彙解倉場衙門貯以備用如遇河道淺阻南漕告剝之日卽動此項銀兩按河下僱船時價給發領運各官接濟剝運無煩重支庫銀仍給水脚等項至如河道順利不煩剝運應以此項銀兩歲終解部庶於窮民不致重累漕務得以速竣而

國賦亦免虛耗之虞矣

請更剝運之例疏

倉場侍郎

石文桂

廣寧人

臣竊照漕糧事務法久弊生非因時制宜不能

濟益臣蒙

皇上特恩委任敢不仰體

皇上愛民恤軍至意以期盡善該

臣

看得每歲糧船

轉衛恐遇淺阻額設紅剝船六百隻輪流剝卸  
續運至查此項船隻每地十頃免其徵科辦船  
一隻起剝淤淺近來其地或賣與富戶或售之

宦室皆僱募船戶當差所僱之人大率貧窘無  
賴之徒船既有名無實甚至破壞不堪而沿途  
攙和偷取以致漕糧虧折旗丁反受其害雖嚴

行申飭多方禁約奈比比皆然陋弊難改臣思

紅剝一項利少弊多儘可革除但糧船淺阻必

須起剝臨期僱募又恐時有時無卽有往來貿

易民船勢難強僱據臣愚見南方船隻儘多若

許運丁各帶剝船一隻沿途剝運實爲甚便莫

若議革紅剝船隻將辦船之地畝通計六千頃

請

勅部議作何計畝徵科之法於康熙四十年起徵地

方官起解戶部預將此項數目行文總漕照數

動支正項錢糧均分散給運丁以爲各帶剝船  
及北河募夫剝淺之用不得勒僱民船其分給  
數目總漕造冊報部歲終卽以前項抵銷則民  
不辦差丁自僱募旣無沿途竊取之弊亦無破  
船濕米之虞如此而軍民均受其益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敬陳 京東水利疏

怡賢親王

竊河道有經有緯而緯常多於經所以資節宣  
利挹注也 臣等歷看 京東之水若白河若薊



若漚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  
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曠野  
平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涓  
涓一帶蜿蜒而東至武清之堠上村斷流而河  
身淤爲平陸此外別無行水之溝亦無瀦水之  
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瀰漫卽運河隄岸亦宛  
在水中矣查凉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  
弘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於高各莊開河分流  
至堠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於分

流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啓閉庶積潦有歸且可  
沾溉田疇而於運道亦無礙也運河之東則香  
河其下爲寶坻沿河隄岸坍塌屢爲二邑之災  
應飭河官及時修築高厚并於牛牧屯以上斜  
築長隄一道以障上流之東溢則香河寶坻無  
運河之患矣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滙於窩  
頭分爲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  
縣之吳村滙於百家灣入七里屯達於寶坻查  
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鹵難以開鑿若

將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窩頭經流歸於運河  
分入香河之吳村者無多稍加濬導則亦可免  
冲溢矣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  
之溝頭河漫流入淀應從溝頭疏濬導流於寶  
坻城南會七里屯之水東入八門城達於大河  
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爲害且潮水自八門城  
逆流入河於農田亦有利焉寶坻之西北壤接  
薊州薊州運河自三台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  
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泲水達於

海河身深濶源遠流長所謂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者也臣等愚見請先築河隄務須高厚永保無虞然後於下倉以南建石橋一座橋空下開壅水而升之注於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澮自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乏矣漕水又名還鄉河發源遷安之泉莊噴薄洶湧懸壁而下既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土人有三灣九曲之稱自康熙四十二年決運河頭奪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引舊河然河道狹而隄堰卑東決

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二邑士民請展狹爲  
廣改曲爲直其說近是然以建瓴之勢奔放直  
瀉恐下流益滋冲潰之患似應酌量於甚曲之  
處如劉欽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一道其舊流  
亦無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隄堰之偏近河身  
者拓而廣之更加高厚可無冲決之患至沿河  
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土人動言  
漚水湍急爲患不知敗稼之洪濤卽長稼之膏  
澤凡潰而爲害者皆分而爲利者也現在近河

居民引流種菜畦百隴在在皆然曾未見利於圃而不利於農者也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河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夾河瀦水爲湖伏秋山水暴發河與湖平一望瀰漫應將河身疏通深廣東以隄防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汗漫之水入河下流使湖無泛濫而河得安瀾仍於曲河頭建閘開溝引水遶東湖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仍於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

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  
引流種稻所當搜滌泉源多方宣播以廣水利  
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  
而足志乘所謂潤澤豐美邑之得名非虛也臣  
等歷勘所至如城東之天宮寺牛鹿山鐵城坎  
以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  
數百畝多至千餘畝而止惟縣南接連大泊一  
帶平疇萬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汊河龍堂  
灣泥河共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

漢河流入大泊龍堂灣泥河西入薊運河而田  
疇不沾勺水之利爲可惜也應請滌其源疏其  
流壩以壅之隄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渠橫  
貫四河而中間多開溝洫度陌歷阡濼澗宣布  
數十里內取之左右皆逢其源澇則田水達於  
溝溝達於渠渠會於河河歸於大泊大泊廣八  
里長方十餘里若於東南穿河導入陡河以達  
於海而泊內可耕之田多矣陡河卽館水源自  
灤州之館山東流遶縣境而南旁河村莊曰上



稻地下稻地南曰官渠蓋昔年圩田種稻之處  
溝塍遺址尙有存者宣各莊以下至今稻田數  
百頃村農以此多至饒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堅  
築隄防多設壩閘以時蓄洩疆理一循舊迹不  
勞區畫而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舖  
等處東連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概入灤州境矣  
灤州爲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爲大其源遠  
所從來者高洶湧滂沛推壅沙石旣不可束以  
隄防亦難以資灌溉然各屬支流藉以滙歸故

少漲溢之患而涓瀝皆農田之資如灤州近城  
之別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通  
不惟城闈不受浸嚙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  
潤之利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大泉騰沸  
流至五官營伏入地中至閻家莊復見卽清河  
之源也城西則有沂河經芹菜山南流折而東  
又轉而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行土岡環之東南  
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莊之  
靳家黃坨河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

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之東榛子鎮之  
西龍溪黃崖煖會於牯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  
水入之流清而駛地平而潤沿岸一帶建壩開  
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地矣灤州之北爲遷安  
城北徐流營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  
橋湧泉流出灤河蠶姑廟泉河與灤河相接龍  
王廟之泉頭流爲三里河經十里橋而南夾河  
皆可田黃山之麓一泓湛然浮沫如珠西漾入  
石渠渠岸清泉噴湧卽還鄉河自出也自泉莊

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  
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上流之勢灤河經府治  
之西青龍河會焉青龍河卽盧水縣以此得名  
境內崗巒起伏地高水深難以汲引惟縣北之  
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  
家莊一帶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他如撫寧昌  
黎樂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縣臣等未及徧歷  
然按圖考志大抵水澤之利居多伏念京東  
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積俗怠玩苟且因循

人有遺力地多遺利我

皇上軫念民瘼宵旰勤求無刻或釋臣等奉

命查勘所至宣揚

聖德明白曉諭一時民情踴躍歡聲雷動今春融凍

解正動工修築之時臣等分遣効力人員逐一

確估請

旨興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濶臣等欽遵

聖諭殫心籌畫所勘情形大概如此至高下廣狹隨

宜隨量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必盡

合機宜圩田之多寡奏效之遲速統俟工完彙  
齊送冊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以上奏疏

勸農說

明邑令

袁

黃

嘉善人

古者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學新穀既入  
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  
飲正齒位謹教法散則從事于耕蓋農與士未  
分也詩云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書云

惟土物愛厥心臧豈非農爲本業而務之者可  
養德歟漢取士以孝弟力田同科此意猶未失  
也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絮重租稅以困辱  
之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  
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猶有重本抑  
末之意今天下租稅皆出於田故惟農受累最  
深而富商大賈錦衣玉食而無上供之費幾何  
不驅力本之農而盡歸末作也予爲寶坻令訓  
課農桑予得專之今以農事列爲數款里老以

下人給一冊有能遵行者免其雜差如農人與  
工商訟必稍右農游手及在官之人與農訟必  
重責之國家之制惟農爲良家子豈可與雜流  
爲伍哉考古制民之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  
不耕者出屋業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  
免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  
槲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古人之重本如此  
今知縣勤勸汝輩耕織有事到縣者必右力本  
之農其能從鄉約保正勸者知縣所甚喜卽與



准行而但令兩造各罰種樹百株非以厲汝也  
欲以厚汝之生也汝輩宜悉此意

銀魚說

明邑令

胡與之

餘姚人

浙之富春山生茶。茶味不下六安陽羨。富春江  
生魚。魚味比龍江似勝。記所謂四海九州之美  
味也。國朝每歲之春。採以進貢。正德間必內臣  
採取。居民不安。浙之府縣並望風萎靡矣。獨臬  
僉韓公邦奇奮然憤焉。欲奏除此害。乃作歌曰。  
富陽之魚。富陽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

聞諸朝。其時武廟以爲訕上。欲中以奇禍。後幸而獲免。亦自分永棄矣。及嘉靖初。朝廷聞忠直起官位至卿孤。天下咸賀聖天子之能起廢旌忠。公之直道不容於前。而克伸於後也。士君子各抱正氣以行。愷悌愛民之德。而公之令名亦無窮矣。余爲寶坻凡六月。余視寶坻銀魚實有類於富春之茶魚。而居民之不安。殆有甚焉者矣。余弗能爲韓公之所爲。要亦服韓公之義也。於是乎書。

革庫吏說

明邑令

李崇一

杞縣人

聞作縣者不外興革二事然與興一利莫若革  
一弊弊去而利已興若相分而實相因也不佞  
自乾邑調繁渠陽無他謬巧惟日兢兢以弊民  
是懼襪線微績豈堪贅語要之爲民除害不得  
不勉查寶邑庫中有書有吏所從來矣其吏每  
年作一考叅轉甚便不知此規何年廢去祇擇  
地方殷富者票拘頂叅至旣叅之後則日行登  
記者非其事掌理出納者非其事祇令包賠油

燭紙張並各上臺取禮公費若庫中少有差錯  
更且株連受比因而傾家傾產者有之鬻妻鬻  
子者有之甚則性命相殉又遺累於子孫者有  
之此猶其一家也大要該吏一季一換不則半  
年一換至換期旣屆例在舊役報拘非借以需  
索卽假以報怨頂叅者不過一人而所稟報者  
概凡溫厚之家幾遍悚動名曰搖鈴及或賄以  
厚賂或託以大力巧者次第買脫而忠厚愚懦  
之家所不免也竟至一年幾換而邑中少負溫

餘者尙得帖然安枕哉况烽火相連饑溺並臻  
嗷嗷之歸鴻尙哀悽悽之旅魂未定多方體恤  
尙遺餘慘而能當此積弊之仍乎不佞詢之鄉  
紳稽之闔學知不必來年之有待也卽行出示  
嚴革其紙張油燭也則庫中原有額設其上臺  
公費也則無礙頗堪動支卽至錢糧少差錯也  
自有里掌者在亦不難一稽而明矣行之兩年  
來庫中漸就清楚境外亦無騷動鄉紳闔學嘖  
嘖然以便告欲泐之石不佞亦恐舊沿者已革

而復興究且利未大興而弊仍未革也不重負  
民望哉敢贅數語以告夫同志者

革巡夫說

邑令

路

坦

三韓人

余令寶坻四載知邑之民淳俗厚恒勉於急公  
好義是以士農工商各肆其業無相驕梗焉雖  
不敢云鳴琴雅化亦可謂不煩不擾咸安于無  
事之天者也間嘗簿書之暇靜坐以思興一利  
不如除一害然而除一害又欲其盡必使根株  
悉拔不致復滋始快意焉卽如寶邑守夜巡城

之夫力役雖微釀害甚大遍查舊志原無此例  
起自康熙七年洪水衝頽城垣缺陷居多相議  
暫借民夫以供巡守孰知以一時權宜遂成莫  
挽之害且以寶邑烟戶不過千家而貧不自給  
者十之八九五日一輪已難支應加之保甲撥  
派不無借端那移希圖罔利之弊筑筑子遺俛  
首就役莫敢辭勞其苦寧有底止者哉以故闔  
邑士庶公呈在案咸稱舊有營丁嚴守門禁以  
防奸宄夜有民壯遊巡城池以司更漏各給工

食糧餉正所以衛民也今乃役及烟戶實所以擾民也余目擊其弊業經出示禁革無爲來年之待斯羣相慶曰吾儕小民今始得安枕席矣雖然除之一時倘沿久而蠹役奸保欲圖肥腹復蹈前轍害又將作邑紳士議欲永杜其患乃請予文以誌之時有鄉長胡際隆卽協工立石永爲禁革以告後人夫亦除害務盡之義云爾

申報閘工完竣議

邑令

程

璇

益陽人

竊查承造魯沽莊閘座一案前蒙委北運河同



知查勘詳請改建木涵洞者正在改置料估隨  
據莊民谷守信等紛紛具呈咸稱建閘原以外  
防河漲內消田澇且關係數十莊居民汲飲養  
生誠非淺鮮若改建木工易於冲决一經朽爛  
歲修之費未有底止請仍建石工以垂永久等  
情因時屆仲夏伏汛爭邇若候詳請批示遵行  
文移往返有誤民間田舍一面建造一面據呈  
移關寶坻縣轉詳在案隨於本年五月初四日  
興工於六月初五日告竣旋值大雨滂沱水勢

洶湧幸得石閘堅固河水所以不能內灌魯沽一帶村莊禾稼不致淹沒居民樂業是建造石閘已有成效再查寶坻縣長隄自三河縣捻頭起至魯沽莊止約計不下二百里隄內積水皆從魯沽莊沽道出口歸入大河目今內外水勢相持尙未起閘將來外河水退隄內衆水滙歸出口藉此一閘尙恐宣洩遲緩若改建涵洞更難流通是魯沽莊之宜建石閘而不宜涵洞更彰明較著矣其長亭莊涵洞因伏汎已發尙未

興工俟工完之日將應用料估另冊申送合併  
聲明

請免底船變價議

邑令 伍澤榮 祁陽人

竊查請更剝運一案通州武清寶坻永清東安  
香河六州縣舊額紅剝船共六百隻於康熙三  
十九年間蒙總督倉場部堂石 題請裁汰部  
議底船變價解交業經各州縣將底船無價可  
變緣由會詳核咨迨康熙四十六年屢次奉部  
催追通永霸昌兩道會同酌議每船一隻議捐

賠銀十兩以完塵案詳請咨轉奉部駁照漕運  
議單每隻追銀八十五兩歷經差役嚴催據各  
船戶等咸稱每隻捐賠銀十兩已屬無力完結  
若再增粉身碎骨萬難賠補等情是以征催不  
前均未完解職自蒞任以來查自順治初年因  
糧船轉衛恐有淺阻僉派紅剝船隻各免地糧  
甚屬有限剝運之費用墊賠無窮凡僱覓水手  
頭舵以及遭風失水甚至盜糧棄船惟地主是  
問其間賠償拖累不可勝計幸蒙總督倉場石

特疏 題請奉

旨裁革其地畝仍歸地方官照舊輸糧是數十年之積苦一旦豁除六百戶之窮黎咸歌再造矣至將底船責令變價在當日僉派剝船原按地畝承辦並無給散底船從何追變且船隻既係地戶自備與漕運議單領有原定料價者不同卽造船定例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亦從無追變原造料價之例况此項剝船原係自備民間並未領有料價亦無小修大修等項開銷

而欲其按數賠變此所以數十年來追呼莫應也伏查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欽奉

俞旨內外官員人等一應虧空拖欠正雜錢糧及流抵賠補等案凡事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俱著查明具奏准其豁免等因通行直隸各省欽遵在案今查紅剝船隻並非領費帑銀之項又經裁革三十餘年其船戶不無死故逃亡等情萬難追解實與

上諭查免之恩旨相符仰懇憲臺上體

皇仁下察塵案迅賜核轉 題請豁免庶窮民之感  
激無涯微員之承追並免頂感鴻慈不朽矣  
以上說議

譔述

循良懋績黎民懷之此峴山片石所以墮淚囊  
陽也若夫邑功德之焯著者或爲誌銘或爲表  
狀華表柱頭亦何待遼東鶴返哉嗟嗟去者不  
可留逝者不可作而碑版高文長懸日月謂人  
以文傳歟抑文以人傳歟此其故可思矣

袁侯德政碑

明教諭

韓初命

山東人

天下泰寧日久入萬歷辛卯先西夏後朝鮮妖氛疊起當事者簡賢能屈指寶坻令袁先生以先生薊門條議邊方上策兵家藉指南焉故擢爲司馬邇一時薦紳先生僉謀建祠而弟子員芮生質田等特爲勒石於芹宮之右紀所以惠士民者乃屬不肖爲記夫令亦難爲矣事有便於民而忤於上者亦有悅於上而懟於民者大都驚擊婪冒趨走迎合而遷者十之八九其矢



心司牧撫摩噢咻視民如子遷者十之一二也  
京國東寶以富饒名人不商賈惟知事農然地  
皆澤鹵不雨則成石田不生粟雨多則壟畝中  
帆檣集焉先生戊子夏六月來知縣事其年雨  
多河溢市無赤米困麓空虛析骸易子而食者  
比比先生至則出囊金償官勲逋賦與僚友語  
曰寶昔也富今也貧矣生財之計詘而賦役之  
擾倍矣吾輩安忍瘡痍若是自是凡可以蘇民  
者不避上官督過多方蘄省如庫子厥夫當之

破家而皇木車花板石銀魚等費動以千百數  
悉議罷去至養馬申復七頃二十畝之額里長  
裁重夫重馬之類又更僕難數而正賦外毫無  
別派越明年潞王之國供應約萬金先生委曲  
調劑下無勞費而上無錯悞薊州爭鬪三岔口  
先生以官爭之乃止惟其愛民重而官爵輕是  
以有所祈請當道無不允者而勤恤真心亦無  
往不酬故下車以十四事約神禱雨輒雨罪人  
勸以善惡報應之說卽墻圯無逸囚皆其驗也

寶五科弗第先生每與不肖語曰吾輩務爲寶  
庠破荒朔望詣明倫堂爲諸生口授書旨實發  
揮性靈於舉子業中立登龍會館頒會約且於  
時藝中懸斷其心術多士乃烝烝然變一日將  
公出夜夢來報捷者二人爭數不休一日不信  
試看南寺芝覺而行果有僧要於路稱寺內產  
芝往觀之果二莖歸以夢與事語諸生諸生以  
爲異辛卯果舉孝廉二人迄今校文者率謂寶  
士有吳人氣是先生之大有造於諸生詎曰體

恤其情欲賑憫其孤寒已哉當洪水爲災先生  
赴召士民方嗷嗷待命而一聞構亭礮石舉卽  
捐貲翕然觀成蓋以今日後先生之德澤不可  
幾今日前先生之德澤不可忘也其政已詳在  
書政余何容贅但先生特先不肖來半載四年  
內旦夕與之凡爲邑恤災捍患嘉惠至情固不  
敢稱知先生而與人爲善之心若有契焉蓋以  
治心編置左右須臾不離記當官功過以同寅  
錄聯僚友期共相砥礪以光世講時同盃酌卽

稱說爲善最樂事有感於心每爲泣下此豈人  
所能矯飾者而先生暗室漏屋如是推之故其  
愛博而所以再造寶邑有以也行之日聚首尤  
密卽裝行李不避實見其囊橐一空而書則不  
止五車尙慮僦費此蓋廉以行愛愛以成廉人  
以之難於獲上而先生以之兼乎得民管子曰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奈何不爲之記今且畫師  
海東坐馳露布紀績在旂常食報在麟閣而德  
寶邑者特其一班云先生名黃號了凡嘉善籍

吳江人丙戌進士

張侯去思碑

明苑時葵 邑人

明興二百餘年令寶者未更悉數列祀者六立  
碑者三生祠者一邇永平貳守蓮汀張公奉命  
來署二載轉保定人到於今思之將修舊典焉  
夫公於此攝耳何爲而見思也請畧標舉其實  
公故御史大夫莊禧公仲子天性清介蒞任來  
諸若罰鍰積羨估稅寓徭不以毫銖染至并捐  
俸抵額外需小民誤觸不忍加以三尺二三黠

頑其教告之至於再至於三惟刑之恤單車遍  
歷村落視流離痼瘵乃身煮粥請賑甦活者不  
下千人申蠲逋賦不啻萬餘獄不以愛憎著  
胸中諸質訟務使各輸其情毋以先入輕聽毋  
以遷怒波及左右羣小無敢覬探有此懿政申  
之以恭遜優者宿恤薦紳後裔獎禮諸髦俊卽  
豎儒下吏村氓隸厮皆務優柔以容與其心他  
如增城垣省里甲停撥馬減更夫慎河防則又  
難縷述矣行之日蕭然圖書檢庫中纔得金五

十餘耳置美地六頃五畝莊房三間爲學田歲  
租專爲貧生婚塋薪水不足之助不以爲一肩  
累故至今邑人士念及則簌簌淚下不啻思昔  
列侯矣抑公視列侯尤有難焉者疇昔之日海  
無波車無賦馬無稽簾可垂鞭可挂也壬辰歲  
畿以東其魚乎朝廷怒流寇內訌遣將出師邑  
當海口羽檄交馳冠蓋接軫督撫大臣日夜籌  
畫今日下一令曰治爾兵明日下一令曰備爾  
餉衆應給不前日牽衣泣訴曰我侯不恤我衆



何重吾役催吾租耶斯時也繭絲不可保障不  
可公焦心蒿目日求所以調停策卒使官不稱  
廢民不稱擾故德同昔侯而特則倍之是宜邑  
人有永思哉公諱兆元號蓮汀浙烏程人伯氏  
員郎季氏憲副次公待詔南宮蓋浙名族云

李侯去思碑

明漕運

李遇知

漢中人

世美循吏輒咏甘棠夫子刪詩存諸召南以爲  
風始甚矣吏治之關王化也吾師瀛洲先生於  
萬歷壬辰科登進士初令寶坻地鹹鹵野多藁

莽賦役繁雜民困追呼先生下車首問疾苦刑  
僅示辱差不下鄉革庫吏官價之尤病民者方  
春時和息訟停徵非重辟悉放歸農然曠土未  
墾荒蕪如故先生招流亡而恩撫之民爭播種  
成沃壤焉奈坻窪多潦懸磬堪憂請蠲請賑凶  
歲無取盈之擾民乃有樂業矣第田疇旣植子  
弟未教先生慮之復捐俸購書創尊經閣凡經  
義聖諭悉諄諄訓講士敦文學民篤行誼皆先  
生賜也時邊無事邑方寧謐先生繕城濬池爲

保障計未嘗一日弛及先生陞南戶部也琴劍  
自隨行李蕭然父老板轅不得借寇無繇共建  
祠肖像祀之歷至崇禎丙子秋而邑有兵燹之  
難生聚消耗懲徭愈迫民思舊德益想先型合  
懇題入名宦配享 闕里追遡去任蓋四十年  
矣先生之齋名永昌者適爲學博以才品著聲  
署縣屢擒劇盜威惠大行辛巳冬糧艘命總督  
陸運寶坻應派車六百輛永昌身先推輓寶民  
好義樂趨數萬糧一月報竣知異而詢焉始識

爲先生後也憶先生守漢中知因錄科就試蒙  
鑑拔期以公輔至今懷國士之遇未嘗去心而  
寶坻士庶請記先生名宦祠竊念叨居門墻知  
已未酬得附名石末以垂不朽又何幸歟然不  
敢阿私所好惟畧述先生德政沒世而民不忘  
者令後人知取法焉今國家內外之患未靖饑  
饉之處接踵天子宵旰殷憂所望撫恤斯民助  
朝廷成安攘功惟賴良有司耳當事者誠爲社  
稷計宜急擇如先生者布滿郡縣而士爲民

志在匡時聞先生風亦當奮然興矣先生官繇  
漢中擢密雲兵備聞報致政未竟厥施養高林  
壑其清節尤不可及謹併誌焉以備文獻之或  
缺遺者先生名景登號瀛洲登萬歷壬辰科進  
士原籍遼東廣寧衛人

萬侯生祠碑

大學士 杜立德 邑人

民生望治甚殷而不能遽登於康阜其責在牧  
令牧令者民土攸寄也或礲刻以傷俗或因循  
而不振兩者交譏或有思矯然砥礪而動多掣

肘瞻前顧後惇惇焉徒覩斯民而興感者詎非  
以時不我值哉時可爲矣則舉情與法以準之  
理勢亦甚易易猶間有閭閻未愜愷誦弗作入  
其地如有欲墜憂覩其民有不能終日若者此  
其牧概可約畧見矣若吾邑侯萬公之爲政其  
諸牧令之標準乎邑前以饒區稱民濱海多砦  
窳值公來治時時非昔若矣卽有良牧難以其  
洞民者習民更以其習民者信民公關左選士  
也性醇樸實廉且謹馭士民範圍理教卽不得

已而聽訟兩造至倍憐止之不啻父母之訓子  
弟再弗聽則涕泣繼之及吏胥愚氓亦勤加勉  
誨動稱陰隲書報應諸事蹟誠之衙署或勸說  
於紺宇中數年來得安無事矣以事當今日而  
地方晏然實恃有愷悌君子爲厚幸寧僅口碑  
一時歎公將內召邑人慕厥澤彰厥美購地三  
楹像公於堂爲邑之光宜乎哉愛人者自爲愛  
於公見之紳芮昌齡庠士劉從業等輸倡著勞  
里民沐愛久亦胥欲速相祠以有成觀斯祠也

嗜古趨隆慨然以民物為志公之鼓舞神矣後  
 之景慕前型者因公之鼓舞而更思左右斯民  
 非皆公芳模之所留與不然勒石肖貌胡為乎  
 而有靡漉之思也公諱全號明宇任數年內擢  
 侍御

附

洪侯德政碑

左春坊

周長發

山陰人

儀徵同年洪君之出宰寶坻也前後已六年矣  
 吾師觀察衣亭芮先生邑醇儒也又為吾浙清  
 正監司秉性質直居常不輕許人亦不肯阿私



當事獨向予道君治寶能以實心行實政利則  
與興弊則與除有古循吏風焉欲得子言以紀  
侯績手書一再至終始惓惓予重違先生意復  
念與君同舉庚子鄉薦閱今二十有六載聞君  
治行冠畿輔用書實績以備惇史亦予責也君  
諱肇林字時懋號東閩江南歙縣人隸儀徵籍  
癸卯進士束髮工文章膾炙海宇砥節勵行卓  
然拔俗少負經世大志乾隆四年己未署寶坻  
事實爲畿東緊縣號難治君下車興廢舉廢次

第就理明年題署寧河與寶壤相接君以治寶  
者治寧寧民亦歌慈母又明年仍調寶坻邑中  
薦紳父老歡聲載道曰邑望侯如望歲侯重來  
實寶福也君感寶民孔良益加意拊循念邑地  
苦窪遇雨卽潦厥土黑壤易生蝗君祈禱精誠  
以故災祲不作歲慶有秋又邑東瀕海西瀕河  
首重隄防君相度水利加築隄岸悉出清俸不  
費民一緡城內渠水一道廻環屈曲地脉攸關  
歲久漸湮幾失舊跡君捐資疏濬并修橋梁頓

覺改觀是歲科甲鵲起兆基於此每逢朔望無  
論城鄉齊集紳耆宣講

聖諭詳切開導務令革薄還醇暇集博士弟子員講  
課文藝親定甲乙文風爲之丕變邑歲修

文廟額設無幾 崇聖祠日就傾圮神牌祭器亦  
多殘缺君悉捐廉俸及時修備他如修火神廟  
以弭災建劉猛祠以驅蝗葺袁公祠以式俗備  
救火器以防不測栽通衢柳以蔭炎暘意美法  
良不可枚舉寶幅幘遼瀾旗民雜處君聽斷明

決曲直立判如雪奇冤則奸宄除矣正名分則  
節祠肅矣繕墻堡則宵小靖矣修邑乘則文獻  
續矣君所以惠寶者有加無已宜寶民之望君  
如望歲積久而愈不能忘耳予所聞於衣亭先  
生者如此衣亭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宰錢塘有  
芮青天之頌及守溫州分巡甌括課士愛民爲  
兩浙第一名宦予幸出門墻信先生者旣篤且  
久益信先生稱君治績可愛可傳爲不誣也兩  
漢用人最重守令果能其官俾久于其任增秩

賜金璽書褒美後卽擢爲御史大夫廷尉丞以  
爲牧民者勸倘天下盡得如君者以爲民父母  
則俗返敦龐於以進於文景之治不難矣  
以上德政碑

鳳陽守四來王公墓誌銘

明詹事

錢象坤

會稽人

王公余同榜進士余留京師而公需次爲理載  
出載入不相聞者幾十載比余守史局而公遷  
民部郎相與談故事及理郡狀甚悉余意以賢  
才而涉世才益練任且益鉅不意以二千石終

也爲之涕泣公諱好善字元甫號葆光更號四  
來其先世自小興州徙寶坻六世祖林林生翺  
成化甲午舉于鄉令宿遷判嘉興府俱有異政  
是生聘聘生庠生柔公大父也積學不售而能  
爲德于鄉是生明汲公娶于趙舉二子而公爲  
長賦性穎敏八歲通制舉藝日誦記千言大父  
柔絕愛憐之曰是兒必興吾宗十六補博士弟  
子里中先達暨郡長貳咸嘖嘖異王生邑令了  
凡袁公海內名能文章校士首拔公赴督學試

復冠其耦于是名大噪密雲倉使劉弘所延爲  
塾師或傳其文至都下大爲漢穎蕭公所賞識  
年十九贈公及某公相繼物公居祖父二喪哀  
毀逾禮辛卯舉于士畿再試春官不偶交益工  
辛丑成進士謁選得鎮江理是時冢宰爲河南  
李公素重公曰開封省會郡也事劇法骯非斯  
人往不可遂改開封公至視爰書停疑務反惟  
憲典是視時以經義緣飾之弛韋于稚惇而引  
繩于彊梗卽周宗有犯立置之法不少錯貸乘

使者後車行部爰諮于周出疑獄三十故輶跡之所暨如日焉書生蘇繼歐以誣逮繫公一夕夢永叔長跪階下如求脫狀心竊怪之次日得繼歐贖恍然有覺力雪其寃後得卒業成進士故事官市物倚辦牙僧因緣箕歛率十而供一公禁絕之絜爲令河決朱家口當事者倉皇莫措公決策疏下流以分其勢水不爲害其釐弊捍患多若此甲辰奔大母芮孺人喪旣免補青州理其所治獄不異河南時而青所最患苦者



莫若窩訪窩訪者千百爲羣刺人陰事雜組他  
端以相恐嚇不逞則陰中之且善持有司短長  
莫敢究詰公密跡其根株窟穴一日逮治其尤  
者餘黨屏息竄伏妖賊柳廷讚等橫行青萊間  
公設計擒獲皆梟之民藉以安居官潔廉自喜  
昭冥一節莒州守墨度且干罔餽公辭曰牙僂  
實范金者公立斥之注以下考所廉屬聞風咋  
指退矣攝承邑篆不私贖鍰不取賦羨猶其昭  
者歲滿贈父如公官封母趙配趙俱孺人僉謂

公宜臺省比遷僅得度支郎未嘗悒悒以爲人  
臣苟可自效左右惟天子使耳受事未幾復奔  
趙孺人訃再起爲都水郎值慈聖山陵事董兩  
河席廠節蓄浮費詔錫銀幣尋命督清江廠經  
理漕船算緡民舟寬嚴適宜尤加惠于運卒曰  
此漕數千里轉餉出沒風濤良苦幸得卒事而  
歸卽有附載寧與商販同盡免其算漕有長單  
舊多不時與吏胥因得爲姦利公隨至隨給旗  
軍便之總計稅額所羨數千金工料所羨亦數

千金悉籍記上之計部不以一毫潤私橐居淮  
三年塞決河以衛民築戍樓以備盜治藥餌以  
療疫種種惠政江淮之民于公行也肖貌而生  
祀之此豈可以虛聲致耶再遷虞衡郎中無何  
出守鳳陽蓋以龍興重地須公卧而治耳甫至  
延見父老暴厥而瞑惜哉卒之日爲萬歷己未  
四月二日距生嘉靖己未十月四日享年六十  
有一嗚呼仕宦至二千石不爲卑壽匝一甲子  
不爲天然以彼其才不獲早顯旣顯矣多遘閔

凶迭起迭歸莫克竟其遠施使天假以年其所  
豎立可勝道哉狀又稱公孝友惇篤祖父見背  
事祖母芮母趙三謹撫弱弟及遺妹若而人推  
肥飾奩惟恐一不狎以貽二母憂里黨有以緩  
急告者雖傾橐弗吝也性復夷曠與人無少長  
貴賤相煦以和博學工詩及古文詞旁及天官  
歷律鑿卜以至吹竹彈絲搏奕無不通曉其爲  
制舉藝晚喜宣城稿挾其神髓兩分校秋闈最  
稱得人于中州得衛君道梁君廷翰張君善政

于山東得范君元宗李君應薦高君斗光蘇君  
夢龍劉君業鴻蓋公服習此道久故能於尺幅  
之間知人若此元配趙氏封孺人子一兆辰邑  
廩生女一適邑庠生楊來復孫男二乃真乃餘  
泰昌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兆辰將奉公窆墓於  
祖塋之側以吳君可願狀來乞銘余以世誼不  
敢辭且法宜銘也爲銘曰

法吏主嚴蒼鷹乳虎公多平反惠梁及魯計曹  
主算車來賄遷公無脂染橐衣上船蓄百試一

闕此立室繫惟不朽視此貞石

前進士高公墓表

檢討

朱葵尊

秀水人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墓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鈿乞其友朱葵尊復爲

文揭於墓門之外葵尊以公晚遜於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愴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常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  
主京闈已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  
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競斂而墓之芙  
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  
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歷己未進士以工  
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  
監黃用分工並建旣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  
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圯法司竟坐道素慘  
法死公聞父變躡踊見星奔扶櫬以歸服除投

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  
懋德以布政司叅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  
立功名父寃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於  
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  
縣故彫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  
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  
瘡痍未復君至畫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  
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朞而政成十五年冬

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於漢



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堦守土吏也城存與存  
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固爲朝廷守封疆亦不  
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  
乃心力竭作神羞衆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  
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  
卒於四門俄而薊州下

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  
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  
旣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

易拔越九日引去衆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  
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  
丈搆坑二萬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  
爲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  
年夏四月朔

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  
戰懼出奇兵奪馬羸羊豕收集羈僮難婦資之  
還鄉當是時

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

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  
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  
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却敵功在封疆從優  
議叙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  
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  
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  
於費用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辜至於寶  
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  
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

君知涇縣閱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  
上書爲父訟寃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  
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  
竹林村篤聚書八十積多至七萬餘卷所著詩  
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  
裁中一編其序畧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  
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作蓋淳熙以前  
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  
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鉅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天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

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鉅續之又徧歷公所  
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  
僉舉大綱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杜公文端墓誌銘

大學士王熙  
宛平人

康熙三十年夏六月八日光祿大夫保和殿大  
學士杜公卒於家遺表聞

天子震悼賜祭二壇飭所司治葬事謚曰文端蓋異  
數也公之子員外郎恭俊將以十二月初四日  
葬公於寶坻梁城所之東原而屬余銘諸墓余

公之年家子也少時數奉公詞色於長安邸中  
嶷然先進典型迨後侍公同朝又習見公誠心  
質行發皇功烈有古大臣風心竊慕效而不能  
及也文雖不斐其何敢辭公姓杜氏世居鎮江  
府之金壇縣明初有諱敬者以昭信校尉從永  
樂中靖難有功授梁城所千戶世襲遂爲寶坻  
人公生有異兆長而攻苦積學舉明崇禎癸未  
進士恭遇我

朝龍興以薦授中書舍人尋考選兵科給事中累轉

吏科都給時天下初定

世祖軫念生民甫脫湯火思欲減租賦興文學以俾兆  
民阜成臻於至治而法制未立四方尙未罷兵  
繇役數起吏或因緣爲奸公次第條舉其事疏  
言自古帝王致治必由經術宜及時舉行經筵  
日講擇廷臣經明行修者爲講官裨益聖治又  
言荒地以闢勘爲墾亡丁以審編爲據請自今  
蠲荒之數分疏欵項預行頒示使小民咸喻上  
指則胥吏不能爲奸又言條編之法簡易便民



近因軍興旁午草豆未有定額往往取辦臨時  
愚民無知賣妻粥子徒飽奸吏之囊橐誠可憐  
憫請勅該部酌定價直使民先事爲備又言禮  
部示諭朝期每月不過三次請於朔望行大朝  
禮使羣臣得以陛見陳所欲言若進見稀濶則  
上下之情不通且非臣子尊王之義其言愷切  
深中時事

世祖由是器公擢公太常寺少卿尋晉工部右侍郎轉  
兵部左侍郎賑濟大名全活甚衆還報遷吏部

寶地縣志 卷之十一  
會丁父憂以前任兵部時舊案鑄一級服闋補  
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尋加太子少  
保陞刑部尙書公任刑部號稱寬平吏讞獄或  
不當輒却其獄卽當而著讞必求其可生分別  
奏之

世祖章皇帝喜公用法平恕卽皆從輕比如公奏於是  
益知公可大任矣辛丑正月

今天子御極以公舊臣歷有聲績七月調戶部尙書  
初公爲給事中稔知錢穀出入盈縮及吏所以

侵牟狀於是奏請各部寺錢糧皆歸戶部考成一切皆自省吏但坐曹治文書不得爲奸以最報五月加太子太保尋轉吏部尙書澄叙官方銓政以肅丁未六月京察自陳請罷溫旨慰留八年特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是時朝廷清平百度修舉

天子以寬仁慈恕休養天下天下稱治安者久矣上知公忠謹持重有大體加委任焉是年 乾清宮

告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

從中門入公當次對面陳遷正新宮自宜從中  
門入且 帝星所在卽爲吉神欽天監妄奏非  
是

上以爲然明年十月改內三院復爲內閣授公保和  
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辛亥纂修 玉牒告成  
充修

太祖

太宗聖訓總裁官壬子七月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 賜鞍馬金幣加太子太傅癸丑

京察再自陳求罷不許八月充纂修

太宗實錄總裁甲寅十一月命公相眎山陵於懷

柔縣乙卯恭題

仁孝皇后神主丁巳七月公引年陳請益力不報尋  
遣充冊立

中宮副使持節行禮己未恭題

孝昭皇后神主庚申詔赴瀛臺賜御書一軸行

書唐詩一卷公以求去未得反獲榮寵益甚悚  
懼尋遇病不視事時值滇逆蕩平與天下更始

寶坻縣志 卷之二十一  
議頒恩赦詔書以公卧病未與議命近臣持詔  
欵問所增益公以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纖悉俱備臣愚更何所臆議爲  
對壬戌正月 賜羣臣昇平宴念公在告特徹  
御宴上尊就第 賜公手詔慰問尤爲特恩殊  
數云久之公病不愈復上疏乞休詞甚哀懇

上不得已許公致仕 賜公御製送行詩一章 御  
書勒石心經一卷怡情洛社圖章一方栢梁體  
詩一冊遣行人護送許所過地方馳驛人以爲

榮公既致仕家居又以

太宗實錄告成 賜公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師二十六

年冬十二月

太皇太后崩明年正月公入哭臨

上以公老且病不任拜起命學士張公英掖公而行  
天語慰勞撤賜御茗文綺以示寵眷公在內閣十四  
年以燹鼎重望爲海內儀表功業施被於人而  
不謂已出嘉謀日聞於

上而不使人知遭遇 聖時百官遵職海內又安雖

以三逆之梗草薶禽獮曾不旋踵用能以忠謹  
受知爲鼎臣緝緯太平之業聲施無窮歷事

兩朝寵遇優渥亦未有如公之盛者古稱君明臣良  
千載一時厥語真不虛哉公爲人慈和謙慎恂  
恂寡言及當大事決大疑則持正毅然不可奪  
居諫垣因事陳奏不見於封事者裨益尤多歷  
掌三部練習朝章遇事有措置援據掌故參酌  
時宜兼集衆長期於允當其任司寇最久於亭  
平庶獄尤極敬慎常曰我待罪都官數年不能



自必無過但見得一分盡我一分職分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耳蓋能真實力行不愧其所言者及在  
政地奉公思職誠懇出於自然一意佐

聖主施恩布澤以嘉惠海內遇物坦平不存畛域雖  
布衣下位無生平之雅者果有一長必爲稱引  
嘗主浙江鄉試再主禮部會試皆稱得人遇昆  
弟尤相友善田宅錄蔭皆不吝推與今歷任至  
廬州太守君名立本者公之異母弟也家居惟  
課子弟讀書然不爲科名計與寒素爭進取皆

人情所難者公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享年八十有一銘曰

顯允文端令儀維則淳篤忠誠百僚是式在昔起家經術文章彩筆五色雲錦七襄景運肇開聖作物覩公以才徵雲龍風虎特達之知三錫九遷晝省夕拜卿月清懸秋官祥刑度支判賦晉陟統均延登揆路公忠奉職翼翼小心順承天施以沛商霖在野在朝推公長者勲茂彌謙位高善下溫然冬曦藹若春陽光大含弘行以

直方功成釋位

帝優耆老寵以天章煌煌睿藻

勅下所司給傳護

行都人聚觀歎羨其榮曰

聖天子特頒殊數優獎耆俊匪私公故完福令名惟

公則有駿望鴻猷其傳不朽天不憖遺皇心愍

惻載錫嘉名爲營兆域梁城之原穹隆其邱公

魄安安神從天游赫奕聲光流慶孫子我爲銘

詩昭示無止

翼明王君墓表

編修

姜宸英

人 慈谿

寶坻副使王君余友也守惠州六年又二年遭  
奉政公憂歸與余別九年復相見於京師既練  
除矣而哀不少衰將以明年己卯吉月日合葬  
公城南石橋之祖塋以狀請益都趙贊善銘之  
幽而屬余表其墓道之石蓋余聞瑯琊王氏自  
晉南渡後散居江表寶坻之王則由明初錦衣  
衛諱孝道者從燕王就封來此後子孫漸繁盛  
邑人目之爲南王以其從南來也及明末被兵  
城陷公一門自父通判公下數十口盡罹其難

而王氏幾不祀獨公與其從姪烈跳身得免世  
運旣平辛苦搢拄數十年舊業漸復公與烈各  
生子有孫及副使起家二千石治行上聞建旄  
作屏而南王之後復熾然則奉政公一身之存  
亡王氏之盛衰絕續繫焉其可以無紀初遇亂  
譜矢世系莫可次叙高祖諱寬及曾祖月祖君  
選皆不仕父諱溥中萬歷乙酉鄉試歷知潞城  
高苑二縣二縣民德之行取迕閹黨改判衡州  
遂拂衣歸當城陷時公母李孺人先沒矣通判

公急命公出公哀戀不忍固遣之不得已携幼弟縋城遁伏瀦田中三日免而幼弟竟失歸則號哭營塋事自通判公下旁及期功諸暴骸無不就窆者時齒尙十七以少也外侮還至流寓京師數年或侵其租入殆盡悉隱忍置不問沉機內運生理亦集從姪烈者傭而寡援公以其間外捍疆禦而內完其室家及後八子女之婚嫁皆無失時以一子嗣從叔之無後者籍其產仍與烈均之有同免從兄女自襁褓中撫養之

及笄嫁之乃厚於其所生蓋其處事合機宜又  
一本之仁厚故人無強弱其終皆退然愧服而  
卒能收拾其遺緒於傷殘摧破之餘至有餘力  
矣又推愛及於其邑中邑頻遇災荒散給銀粟  
以食餒者收恤其鬻棄子女及豐而還之不責  
其直見人有過規切之必盡已而待之如平常  
不留於心以是人人謂公愛我其卒也哭之有  
如所親者公諱鼎呂字翼明卒於康熙丁丑年  
四月辛亥得年七十有八元配芮宜人没凡三

娶子及孫曾皆詳志中而四川按察使司副使  
煥其長也夫收族之道微矣公晚年倣范文正  
公義田法捐田租於城南青口莊以贍族之貧  
者哀其秀廩之塾中立館積粟貯書規模粗具  
雖未竟所欲爲余觀副使君之於公之志之事  
繼述光大蓋將有過之無不及者然則公之始  
終可謂無憾

副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編修

張大受

嘉定人

康熙五十六年冬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



史劉公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二訃聞中朝士大夫咸悲悼此寓內長者宜久居上位爲民福而壽止斯直隸陝西江南湖廣公所歷處父老皆涕泣不及再蒙公之庇也公宗族媼戚朋友皆哭謂公官尊德厚身歿蕭然無餘財公子庶吉士嵩齡奔赴武昌扶柩歸寶坻將塋介其師進士常山知縣張君德純屬大受銘其墓於戲公爲布政於江南竊荷公之知親見行事其他聞於畿甸秦楚之人甚悉與吉士論文章最合又

同官於此忍敢弗銘按公諱殿衡字玉伯居順  
天寶坻縣五世矣曾祖諱國禎祖諱世則俱以  
公父諱兆麒貴誥贈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本生父諱兆  
麟順治辛丑進士養志不仕移贈如公官光祿  
公當

國初隸籍禁旅事

太宗

世祖受恩最深

今皇帝昇以文武重任康熙九年

覃恩蔭一子入監公以蔭就銓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陞刑部江南司郎中分巡井陘道調直隸守道陝西西寧道特陞江南布政使兩奉

命巡撫湖廣公自少喜讀書負經濟才天資長厚不治生產尤篤於倫紀自爲部司大小咸辦而性寬不苛巡井陘專務拊循訟希盜息在保定綜理錢穀蠹除民甦西寧邊塞咽喉每春豫徵糧粒草束給戍軍民力甚罷公請期至秋收後並

乞河西五衛一例緩徵蕃目往來車兩馬馳供  
應先期符驗郵傳肅清禁戢境內回回無敢橫  
暴賓接諸蕃長畧細節持大體聲振湟中

天子特擢公布政使旣來江南歲已卯癸未兩遇  
南巡公供張爲豫而無擾於民

上采聽輿謠嘉公懋績親灑宸翰以賜益公竦我江  
南稔知賦重民貧一切務寬恤清隱冒以省版  
荒之累經畫水利備旱潦蓄洩淮揚歲饑則躬  
歷部屋按口給賑江左才數考課拔其尤提

鄉試恤士周至表揚孝子節婦雖幽弗遺高賢  
名流忘分交結暇則徧視田野携壺山水間我  
江南人士望公顏色愛且慕忘其爲上官公亦  
接之如同鄉井共饒爨之倫輩也公旣開府武  
昌江南之人思其澤生祠之楚地其先公會駐  
節有遺愛公繼而承之俗之利弊吏之賢否皆  
洞燭而爲之有次第奉

命會勘土司與巡撫湖南趙公同心共事措置得宜  
荆巫土官多違法自恣公以威德約束丁父憂

歸服闋

天子眷顧南服再命持節往江漢之人迎公於路耄  
穉忭舞公相習久不易條約而人情帖然惟荆  
楚澤國當籌百世之利江陵監利諸縣水溢隄  
壞部議失防官俱褫職公以江隄民自修築非  
比河工費帑金䟽請獨當不職之罪而免其餘  
上一切宥之荆門沙陽隄勢險工鉅倡捐金採石調  
淮揚埽夫築隄建牖以時開閉蜀江出峽下夷  
陵直趨公安危磯峭石出沒奔流行舸一觸輒

碎公乘水涸募工斲截牙角連築月隄以護泊  
步沿江多設救生之船公兩撫茲土如和風甘  
雨剽悍之族化爲淳良而公朝夕坐一室惄然  
憂思惟恐生民之不被其澤於戲非古之仁人  
長者能宅心如是哉其尤著者在西寧治大魁  
掌回教素樹氣節或密告其通外蕃爲亂已就  
逮矣回人數千環公車前鳴其冤公請於總督  
佛倫倫密疏剖白

上矜而赦之賜以世職回人歡喜羅拜願世世竭力

以報公德及撫湖廣知潛江縣朱公軾以折獄  
平忤上官意將置下考公力爭循良不褒則吏  
莫之勸卒舉卓異朱公入爲刑部歷今巡撫浙  
江以廉稱蓋臨邊牧蕃民貴使心服活一無辜  
而歡騰諸部長爲金湯之衛進賢黜不肖憲官  
之職一廉吏氣信人相率而歡澤流於無窮古  
大臣風軌公庶幾矣小民司命在封疆之臣  
上訓諭再三期於勝任或乃黷貨負

國恩甚者矯爲清節欺世市譽視公之寬容正直



不苛細不矜飾

天子優禮始終令名厚福誰能與頡頏乎史稱潁川  
治第一外寬內明又云何君公所居無赫赫名  
常有去後思如公乃可謂寬而明吏民心歸之  
久而益思慕不肯炫耀一時之聲希寵要高爵  
也公事親孝待兄弟有恩訓子弟以義遇人患  
難疾苦周之如不及於師友間尤敦至性好爲  
詩文而善韜其光吉士守其家法恂恂篤行公  
不遺之以金謂安貧乃士常能不負君不辱親

實地集元 卷之六  
足以自立天地間矣公以副都御史加五級

覃恩授光祿大夫夫人張氏浙江嘉興知府思齊女  
誥封一品夫人前公三年卒男子三長卽吉士嵩齡  
以康熙五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於林亭  
之阡大受公部民也志其實事載爲銘刻冢石  
歲時祀之以送迎神其詞曰

松栢離離兮公歸於壤些魂在霄際兮乘白鶴  
以來往些君恩罔極臣願竭踵頂兮命之不延  
江長漢廣些耆老歌思嫗孺哽咽兮公生不釣

名歿無私帑些惟直道爲明神兮千載奕其有  
光些公所竦有祠堂庶幾盼嚮些伐以鼓鳴以  
磬兮馨有椒蘭潔以七鬯些矧過公之里兮瞻  
公所葬些絳雲藹藹兮明星晃晃些儼乎公之  
形容兮敢不起敬而欽仰些

北渠王君墓誌銘

侍講

錢名世

武進人

寶坻王侯枚士司馬吾常歲輿脯糒而南不入  
民一秉科郡人潔而謳之旣而聞其家先生之  
教也余用是知君侯署府篆痛繩奸墨及以功

次遷曹郎忌者螫之上官中考功法以去郡人德而扳之留不得則戚嗟出涕而君顧以侯失官歸侍爲至樂昌黎韓子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君所以教侯者獨異於是余用是多君侯家居去京師二百里余客寄栖寂泊然不與人通書君父子時時走一介相慰問以爲常又延余兄子兆豫課其孫詢制舉業余用是益重君六十年夏君卒於家其冬孤枚士以十月庚午卜葬於先塋之西偏持孝廉三

君嘉賓所爲狀請余志隧道之石其可辭按狀  
君先世元時小興州人明洪武初始祖以軍功  
占寶坻籍居城陰號北王七傳有諱翱者成化  
中由鄉薦令宿遷遷判嘉興俱有異政四傳至  
曾王考中憲公諱好善萬歷辛丑進士官至鳳  
陽守節推開封塞朱家口決河補青州殲妖賊  
柳廷讚兩郡皆廟祀事具錢文貞公墓志中王  
考諱兆辰天啓辛酉鄉薦置義學以訓窶族生  
子二考諱乃餘仲也年十二而孤刻苦自勵中

皇清順治十一年甲午順天榜舉人事母以孝聞樂道不仕歿後以孫枚士貴贈如其官子二長寓次卽君君初諱宋更名采字同侯一字北渠自君少時雋敏嗜學所讀書力究根柢里宿儒愧不及弱冠補邑諸生旋食餼試輒第一聞譽爆畿南北而君十試十見抵受知房考官以文薦者數矣邀君一見游揚爲異日地卒謝不往益攻苦無閒寒暑漁畋經史百氏不少挫晚貢國學大司成孫少宗伯朋試六館生每試君輒第

一分教八旗胄子者率按日往計刻退甚者師  
弟子相酣嬉君終日莊坐程課有法肅若朝典  
所教多成材者期滿銓注邑令君不屑就也子  
枚士佐郡三載已受封得五品猶赴舉場與少  
壯角藝論者以君雖屈於有司而其文與品繩  
祖武肯父構光前燾後以昌厥宗視得第者爲  
多枚士之文稟承父教學先民戊子秋君率之  
闡試皆薦皆不售君喟然曰老者蓄銳毋衰少  
者及鋒毋斂乃使謁選爲鉅鹿教諭遷常州同

知其課士也肅其治民也慈一切奉君教也在  
常迎養君于江陰之官署而君斥南畝之贏以  
畀之於是誦王侯之清者必及其父而君未遂  
之志亦少申矣及侯歸里撰辰選勝父子相率  
眺望燕趙之遺臺老樹於空山晚歲之前興會  
所觸觴酌賦詩法嚴律細大都和平之音人謂  
得唐賢佳處生平好施予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調艱賑貧焚券已責不可枚舉故每出則樵叟  
莛豎扶輿擁騎以觀容顏聞吟嘯爲幸嗚呼是



可以爲吉人矣君爲人孝友篤誠事兩親先意承志及沒終其身孺子慕事兄如師摳侍屏立惟謹廉隅自飭一介不苟取事出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居常以和易得物情及當執者侃直無所撓子若孫遵其教內外斬斬無越矩者君生於順治十年五月五日卒於康熙六十年閏六月初八日由歲貢生教習官學候選知縣以子枚士貴五十二年

覃恩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夫人

崔氏拔貢生周田女 誥封宜人子二長儁士

歲貢生早歿次卽校士常州府同知銘曰

邑京之東天去尺五望於瑯琊四姓非伍累世

科第百年簪組甚賢有文紹父與祖道彌藝裸

懷璞不剖譬若喬木未施郢斧後厥後來必中

梁柱譬若嘉穀膏未霑土蘆蓑旣勤必溢倉庾

身誦名高地卑惠溥鄉閭景星戚族甘雨有子

有孫有儀有矩有書是貽以德爲輔其始自今

趾美韋杜蘆臺之虛壤沃原臚埋幽耀光曰北

渠甫

翰林院檢討楊君行狀

贊善

趙執信

益都人

乙丑四月予同年友西涇楊君卒于官年三十  
有七其父母俱在京邸垂白對泣諸孤幼弱相  
聚號呼平時師友故舊往視無不慘然失聲者  
既為治附身附棺之具畢將徵其嘉言遺事為  
謀所以不朽者其父克肖翁年老過傷什不能  
舉一諸孤未諳文字一時先生長者謂予與君  
同年交契甚深且久粗知君家世及其立心行

事勤官守惜名節安貧好學之實以狀屬予子  
迫于義不敢辭也君諱雍字采芹又字西涇順  
天之寶坻縣人其先世居沙漠始祖友自元初  
入中國以軍功世襲指揮千戶因戍寶坻遂家  
焉後子孫更以儒業世其家君之曾祖來復暨  
祖翹父孝純皆爲諸生至君乃更穎異八歲能  
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輒冠其曹補博士弟子  
壬子秋領鄉薦年二十四矣京兆人文之盛莫  
如是年而君爲解頭由是名大噪癸丑試不利

留京師從崑山顧亭林先生受左氏春秋益邃  
于經術已未成進士授庶吉士讀秘書君資既  
絕人誦讀蚤夜不輟凡所手譯雖先輩精于是  
者無不稱嘆焉又以其餘汎濫辭賦切磋朋友  
館閣之間卓有聲矣辛酉秋

御試優等授檢討君旣以職在閒冷薄俸不給又念  
去家百里不獲奉侍父母每向予言愴然者久  
之曰明年春我將必歸會十月滇南平以  
覃恩封克肖翁如其官母及妻皆孺人君嘆曰

君恩方渥豈忍言歸先是君之弟亢長矣君誨之甚力亦于是時得列于庠遂迎養父母于京邸亢亦來上壽寶坻至京師來往三日克肖翁或有鄉曲之事數月則一往往旬日則君必迎自壬戌抵乙丑如是者無少間君授館職日淺資又稍後故編纂之事一無所得與垂三年君每自嘆虛糜廩粟無以自見甲子夏

朝廷以會典未成開館纂修君始與焉分纂工部案積如山君長于才且久不得一試于是窮力

爲之凝寒盛暑披閱不倦至今春已憊矣月之  
七日自館中出覺小寒數日增劇予亦同日出  
館而病初不知君病也旋聞之亦謂勞瘁所致  
稍憩則已耳及予病起往視則已不可爲矣克  
肖翁適自其家來延醫藥趾交于庭諸子環泣  
請代卒于無救嗚呼悲哉君性不能容人一語  
不合久不可解又最負氣事有小不如意必憤  
抑悵惋然不以告人雖妻子不知予嘗微勸解  
之則聳然謝終亦不能改也家最貧而好賓客

一日之識投贈縞紵尋常以杯酒通殷勤非甚  
相知不謂其貧也然而枝梧薪水經營婚嫁外  
雖黽勉中實愁悴又孤介不肯干求家日以困  
予昨往視疾造其臥室荻簾土銚布被不覆于  
身嗚呼又安得不死耶君以順治己丑生方壯  
盛狀貌言動不類夭折者况二人俱存六子未  
成立悲哉悲哉命也如何娶同邑文學芮遵祖  
女封孺人六子皆所出予不嫺文筆與君交遊  
雖久其家庭隱微以逮鄉里軼事亦無自而知



粗錄所記憶及君同邑水部王君所言以復於先生長者備採擇焉

若洲杜君墓誌銘

大學士

張廷玉

桐城人

乾隆三年歲在戊午河南直隸陝州知州杜君終於家越三年壬戌君塋有日其孤奉狀來請銘曰仰藉奕世之舊敢乞一言以光泉壤且以垂不朽也余念君祖杜文端公與先文端公同官於

朝先後贊密勿爰篤世好君胚胎先業出仕親民

寶坻縣志 卷之十一  
二五  
爲循良吏而未竟設施以歿北平三世昌黎所  
悲余雖綜理乏暇隧道之銘其奚忍辭按狀君  
諱遙文姓杜氏字紹衣號若洲先世居江南金  
壇明昭信校尉敬從成祖封燕世襲千戶遂爲  
順天寶坻人五世祖仁高祖朝先曾祖守禮俱  
隱德弗耀祖相國公立德由進士歷官太子太  
傅加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諡  
文端

誥贈三世皆如其官考恭俊以廕補刑部郎中遷江

西廣信太守妣李恭人君爲廣信公仲子生妣  
穆太宜人出也少稟穎姿器局不凡十歲喪父  
偕昆季居喪讀禮盡哀旣長博觀羣書慷慨有  
經世之畧事母孝雞鳴盥漱鞞紳維謹尤善制  
舉藝每得佳句雖老師宿儒弗如也然而五困  
棘闈益厲志不輟方思博一第以繼前人光而  
雍正七年歲巳酉

世宗憲皇帝稽閱太常篤念舊勞加恩世裔

特命引

見圓明園時余在班列望其趨入拜墀下旣風儀都雅及奏對又塏達甚蒙

上旨嘉獎欲畀以民任以未卒業辭

天子曰欽往哉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竟發河南以知縣試用歷署內鄉鄆城西平臨潁縣篆所在

有惠政時田公爲制府政尙嚴明君隱濟之以寬讞決平允不以苛法繩民尤留心地方利病築隄捍水親行督率捐養廉以給直霑雨水發因隄守護歲不爲災其實心任事多類此十二

年題擢鄧州牧引

見溫旨訓諭君勉勵有加鄧民五方雜處尙氣輕生  
君示條教俾知自盡無抵償律民始悔前之爲  
訟牒清簡制府行開墾令君察果欺隱者上報  
未嘗抑民以爲已功他若捐俸以修文廟重建  
春風閣百花洲以存范文正公之遺蹟創造養  
濟院活民之無告者一時士庶稱爲召杜復出  
君顧自謙謝謂我何能惟不負此心庶報

國家延賞之恩守前人清白之風而已乾隆元年

今

天子嗣位制府富公以勤敏果毅題授直隸陝州知州入見稱

旨其治大畧如鄧州時陝州城中乏水源引渠以濟飲汲歲久淺涸君捐貲率民疏濬自分水嶺注城三十餘里水常無竭至今爲利州儲穀萬餘石發民碾米賑陝省出入吏易爲奸君較量畫一不累民而弊絕此皆其治行之可法者穆太宜人春秋旣高迎養於鄆城後三遷秩皆奉板

輿以從太宜人寢疾待湯藥煮粥糜必手親之  
晝夜未嘗脫冠帶至是疾大漸乃卜於神請以  
其身代不吉遂沒於州署君扶櫬北歸哀毀骨  
立服未闋而病遂不起矣嗚呼君自爲縣令遷  
州牧歷任九載廉潔自持苞苴無所入養廉之  
外時鬻產以濟乏愷悌之德及於閭閻古循吏  
何以加設天假之年其所建樹當更有可觀惜  
乎其遽止此也君友於兄弟厚於族屬不妄交  
遊於所友勸善箴過一切能瀝肺腑車馬衣服

與共不少有德色更樂成人之美下遠臧獲佃  
農咸有恩意居官侍母少暇恒手一編間吟咏  
以自適素嫺步騎射發必中的君之行誼類有  
過人者君生於康熙乙亥十一月初十日歿於  
乾隆戊午七月三十日年四十有四乾隆七年  
四月十二日卜葬於寧邑孟家莊之原迺系以  
銘曰

京兆之族宰輔發祥世祿由禮貽謀孔臧

帝念展勲用光



恩命墨綬花封式敷惠政繼遷州牧榮莅專城蔭棠  
留愛酌水明清讀禮而歸居廬致毀年胡不延  
強仕而止隙駒滋感宿草增哀聲猷足述流澤  
方來鬱鬱佳阡吉卜食焉銘刊幽室昭信千年

允康芮君墓誌銘

庶吉士 李堂 順天人

君諱濟字允康芮姓子母姨夫也童兒出入外  
家稔悉其行事故今能道之自君遠祖明贈都  
憲公諱琦始遷寶坻爲巨望代登科第四世顯  
庸傳至君祖奉政公諱昌齡起家廬州司馬以

廉能擅于郡洎君父 贈中憲公諱國鼐少遊

黷序學已傾其輩曹爰是家聲復振時值奉政

公致仕歸未幾下世 贈君以未得盡養飲恨

成疾卒 贈恭人張太君亦相隨卒當是時君

年纔十有六耳遽嬰閔凶毀幾滅性含殮之日

直願身殉舉宗環號守之得不死三年中濟濟

漆漆未嘗一破涕撫兩幼妹一穉弟左提右挈

乳哺不飽輒含糗糲口餒之且晚動息不忍噴

刻離弱冠爲家督產已不支乃僇力治生然心

常不廢學既壯有室乃悉以事委元配孫孺人  
獨與弟淮攻舉業兩榻風窗篝燈不輟文日益  
進及入泮專志決科揚先烈中以疊邁鼓盆外  
內恹惚蹶爾氣沮爰屬望于難弟爲延名師晝  
夜程督學卒大成奈十躋棘試僅號明經因又  
鞭策子若姪迨壬午乙酉姪復俶復傳聯舉于  
鄉己丑復傳成進士君乃喜謂祖宗繼序有人  
矣天性勤儉年六十暇猶吟誦家課八股一宗  
先民故諸子文並有理化居無重帛兼肉難弟

以君過七十血氣衰應得旨甘爲之輔敬奉三十金佐朝夕具君日給如故久復還之曰子匪徒惜此茹淡乃其宜耳至其敦親族篤交游事有所難往往倒囊爲主辦貸而無抵卽與折券一切成美賙貧解紛排難格言勸世善行率人有不能爲君備數者當猶子復傳赴錢塘任時君哀其歲入罄與伊父爲宦資諄語以清箴勗子云此去當不名一錢但爲國養民久自獲益復傳因竭其宰職日唯飲水如是五年奏最

陛見果荷褒錫 特簡守溫旋擢觀察使歷任在

越廉隅不移苦節清操冠于兩浙顯揚方未艾

也雖其自克奮勉實唯君有以玉成之推此君

苟身致青雲其行已服官必能守揚子之四知

召魯公之三異出爲良牧入爲名卿勒鼎鐘而

標竹帛赫然光佑其前後焉乃使以九十諸生

伏死閭巷嗚呼是可哀已然而綏永祿陟遐年

令德考終幾備五福天之篤報固已無歉也君

生于順治元年七月初一日申時卒于雍正九

年十一月十八日子時享壽八十有九元配孫  
孺人先逝繼室尤孺人卽予姨母也三娶今喬  
孺人子四復倬早卒復份復健復依予于君之  
子爲外兄弟雍正十年壬子將卜葬君子都憲  
先塋之側以予內戚而深知君素一言示其後  
予不敢以無文辭也因述其行畧灑淚和墨而  
誌以銘之曰

佳城卽宅吉土以藏君子曰歸白雲之鄉游魂  
其變返魄其常大耋令終云何其傷厥德載世

惟永不忘廢爾繼承彌熾彌昌  
以上墓表

誌銘

論曰大哉文乎經緯天地裁量品物凡朝野間  
所發皇而潤色者皆是也紀言紀事志體尙之  
舍其大而誌其小陋矣伏惟

四朝典冊兼綜條貫焜耀古今而內外大臣復時進昌  
言爲休明鼓吹雖非一方所得私而樹厥風聲  
由近者始安敢畧諸至此間之名宦鄉賢勒功  
書德金石爲昭亦皆可以樹儀型助教化者并

附藝文上其上焉者其大焉者也大哉文乎

藝文上卷之十七終